

◆ 李忠义

偏芦桥

在老家,大凡有名字的地方,皆有出处和由头,而偏芦桥既没随风飘曳的芦苇,亦无小桥流水人家,为啥叫这名字,却无人说得上来。偏芦桥是条山沟,在村东南,长约两公里。两边是山,南边生子岭,北边渔夫岭。两座山皆由石头构成,又都与人和水有关系,山顶至今还有船锚的痕迹。生子岭和渔夫岭皆为南北走向,偏芦桥沟夹在中间,两山遥相呼应。

偏芦桥沟底草木枝繁叶茂,溪流潺潺,小鱼小虾清晰可见,中草药遍布,颇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味道。南方的“踩穴”先生路过,惊喜不已,偷偷在某处做了记录。偏芦桥沟名不见经传,但人们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集名气、灵气于一体,令这道山沟充满了神秘。

偏芦桥的白鲮,就被传得活灵活现,说白鲮在山旁边的水湾里卧着,头部像水桶,眼睛如灯笼,多年修炼成了精。山泉位于偏芦桥最东段,笔架山的半坡上,泉眼硕大,长年经流不息。泉水清澈甘甜,淌进一个方形水湾里,被人们奉为神泉。泉水神奇,天气再冷亦不上冻,慢慢流向沟底聚成小溪,进而汇入村东的河流。善良的白鲮精是山泉的保护神,有其存在,泉水才会源源不断流淌。有人却对白鲮不恭不敬,时常向泉水里撒尿,到水

湾里洗澡,结果惹得白鲮大怒。忽有一夜,电闪雷鸣,暴雨突降,洪水滚滚而来。借着漫天的大雨,白鲮精腾空而起,飞上了天。有人说,那道泉眼直接通向北海,白鲮精去了辽阔的大海。从此那神泉与其他泉水无二,变得苟延残喘。终有一日,泉水不再喷涌,水湾干了一个底朝天。

传说是传说,故事是故事。我没见过传说的白鲮,但在苇湾里的黑鳢捉了不少。那黑不溜秋的东西,专喜欢往淤泥里钻。抓黑鳢要的是黑鳢的血,把黑鳢血滴到纸上抹开晾干,遇上磕伤划伤的,贴上一块,血立马就止住了。白鲮应该跟黑鳢同类,它怎么会腾云驾雾呢?

偏芦桥沟的传说和故事子虚乌有,不少动物在这里栖息却是事实。我小时候到偏芦桥沟附近的山上捉蝎子、挖草药,常见野兔不时从草丛里窜出,山鸡“咕咕”叫着腾空而起,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上来跳去跳。几乎每个冬天,都有獾被捕获。这贼眉鼠眼的家伙喜欢糟蹋地里的庄稼,惹得人人愤恨。獾是冬眠动物。气温骤降,天上飘着雪花,空闲下来的人们三五成群,漫山寻找獾的洞穴,大有群起而诛的架势。身体肥硕、胖如猪仔的野獾,被拉回村里刨膛、挖肚、剥皮、冲洗干净,利吧剁吧下了锅。獾肉土腥味十足。獾油却被人们视

为珍宝,止疼消炎,治疗烫伤有奇效。

“四条腿腿慢慢摇,尖尖嘴儿把人咬。”关于鳖的谜语和歇后语,不少人都能说出几条。偏芦桥沟里溪水清清,水流不急不缓,不深不浅,不宽不窄,鱼虾在溪中游荡觅食,鳖们赶来“凑热闹”,在溪边繁衍生息,憨态可掬的鳖出现在眼前,捉鳖的时候要分外当心,免得被其咬着手指头。假如真的被咬住了,急忙将鳖浸入较深的水中,或用头发丝插入鳖的鼻孔,鳖都会即刻松口。我弟弟曾在偏芦桥沟里捉过鳖,他想给生病的姥爷熬顿鳖汤喝。一只小盆口大的鳖很快进入视线,他毫不犹豫地上前捉住了它,满心欢喜地提溜着往家走。

在村里人朴素的意识里,偏芦桥沟不单是条沟,它宽数百米,沟坡缓缓的,水土不易流失。于是,村里成立了林业队,在坡上辟出层层梯田,全都栽上了果树。我记事的时候,果树已经结果了。果树种类不少,仅苹果就有大国光、小国光、红香蕉、黄金帅、华皮子等品种,另有杏树、桃树、梨树、枣树等。核桃树好像只有一棵,长在“林业屋子”的旁边,每次结不了几个果子。苹果树开花时节,偏芦桥沟里煞是好看,雪白的花儿点缀在绿叶中间,蜜蜂在花丛里飞来飞去。高中毕业的明蛋在林业队里“诗情大发”,抿了抿厚厚的嘴唇,咧

着破锣嗓子吆喝上两句。众人掩嘴失笑:“你连个媳妇都没混上,还有心思瞎咧咧。”

握惯了庄稼地里的锄把子,就想到偏芦桥沟走一遭。热衷于此的是那些情窦初开的姑娘和小伙子,挤破头地往里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正应了作家所说的“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偏芦桥沟是青年男女向往的伊甸园,上演过几场波澜壮阔的爱情剧。龃牙咧嘴、说话漏风的满财,受益最大,找到了自己“相好的”。有些姑娘的父母百般阻拦,怎奈生米已做成熟饭。林业队长誓将好人做到底,先是装痴卖傻说不知情,无计可施时说:“谁让你闺女不等上车,就先买上了票!”偷偷摸摸溜进果园的半大小子,牵挂的是那些挂满枝头的苹果。找个偏僻的地方,钻到树下。有人被护林人抓住,带到了林业队长面前。队长故作严肃,装模作样地数落两句,然后轻描淡写地对护林人说:“吃几个就吃几个吧,都是村里的孩子。”

偏芦桥沟始终留在我记忆里。多年前,大舅承包了偏芦桥沟北沿的林地,分给我家一块,父亲栽种了七八十棵栗子树。去年秋天回家收栗子,我沿着沟沿就近转了转,山依旧在,沟依旧在,我的童年却如同那“林业屋子”不在了。我没往远处走,不知道当年的“神泉”,还在不在?



◆ 王 咏

我想起我自己， 必须想起来你 (外一首)

黄县路12号。这是一座老舍
这里曾住过人民艺术家老舍
无论市声怎样喧闹
无论时光如何斑驳
骆驼祥子和他的洋车
始终,载着老舍先生在青岛的
那段岁月……

四季流转,这里总如诗般静谧
攀援在粗砺石墙上的一层层绿
披着风雨,阳光和月影
从角落,从缝隙,自由地蔓延到
心灵

但它们不是风景
是老舍和老舍先生,给予我们的
不老记忆

依赖房间里存留的亲切
用想象,还原那些早已沉淀的
昼夜

虽没有了热茶的氤氲
鼻翼里,依然可以呼吸到如初的
墨香

真实的细节,虚构的情节
在泛黄手稿的字里行间
一笔一画,演绎着人间疾苦
诠释着先生高贵的悲悯之心
剖解过人性及社会的笔锋
至今,淋漓着滚烫的血滴
甚至,那盏不再光明的台灯
穿透世纪的尘埃,足够将我们
的灵魂照亮

生命与时光一样,一去无返
惟有文字拥有复活的力量
我想起我自己
必须想起来你
老舍先生,还有这座老舍
我来看看你们,也看看成长着
的自己……

骆驼祥子博物馆的留言

在骆驼祥子博物馆翻看游客
留言
有写着,某某到此一游
有写着,某某和某某到此一游
有写着,某某向老舍先生致敬
有写着,某某和某某向老舍先生
致敬

只有一个人写
我是小福子
请老舍先生安排祥子
带我回家



■俯瞰老城 薛波

聪明井

后,把那些“聪明菜”担到街里的市场上叫卖,同样是抢手货。

喝着聪明井水长大的孩子们,陆陆续续离开了赵家村,离开了白泉小街,离开了东辽县。小英子在长春当了一名警察后,很快便把父母接到了身边;小吉元把家安在郑州后,父母也跟了过去;我的父亲退休后,也回到了山东老家;马婶家的二小丫虽然走得不远,但也在二十公里外的辽源市某小学当上了一名数学老师,继而嫁了人,生了娃,日子过得顺风顺水。尽管如此,据说喝聪明井水的人并没有减少,特别是赵家村里有学童的家庭,即使自家有压水井,也要到马婶家里来挑水喝。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白泉小街的联系越来越少,许多事物也开始模糊。但是,关于聪明井的印象却不曾磨灭。还有马婶,她那份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和自信构成了我少年时代里最深刻的记忆。

2009年夏天,我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了白泉小街,回到赵家村拜访马婶。那一天,马婶因意外见到我们而特别高兴。她从炕柜里神情庄重地掏出了一个略显干瘪的苹果递给了我的女儿。马婶指着小院东南角的几棵苹果树说,果子是上一年秋天从这棵果树上摘下来的,一直没舍得吃,就剩这一个了。她催促女儿赶紧吃了,“吃了聪明。”马婶说。显然,这棵苹果树也是浇灌着聪明水长大的。通过交谈,我得知:马叔

叔已经在头几年去世了,家中的菜园没人打理,便只好种了几棵苹果树。做豆腐的儿子还在做“聪明豆腐”,但已经在白泉小街上买了楼房;小二丫在辽源市生活得很惬意,刚刚评上了模范教师。马叔叔去世后,儿子和女儿都希望她搬离这个老宅,和他们一起“搭伙”过,但都被马婶谢绝了。“每天都有人来打水,我若离开了这里,不合适。”马婶如是说。

2019年夏天,我回东北参加中学同学毕业35周年聚会,再次抽空去赵家村看望马婶,但马家小院已经是人去屋空。屋子窗破门坏,院子杂草丛生。那口聪明井的井头已经锈迹斑斑了,压水柄也不见了踪影。路过的一位村民告诉我,马婶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马婶去世那年,赵家村便通上了自来水,从此以后,这口井便渐渐被废弃了。关于聪明井的种种传说,那位村民也曾听说过一些,但却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他说,现在大学都扩招了,喝不喝聪明水,基本都能考上。再说了,考上大学也不见得比没考上大学的强。他还告诉我,随着城市的扩张,赵家村已经被列入县城拆迁规划。不出几年,这里就会出现成片的楼房,拆迁后的村民每家每户都会分上几套房子。光吃租金,日子就可过得很滋润。

“过几年,你再来看,赵家村一定大不一样。那个时候,怕是连这个生锈的井头都见不着了。”那人说。

全牛席

肝、白烧黄桑、白烧牛鞭、红烧牛窝。取名雅致一点的数白烧九里香,白烧就是不用酱油着色,即使加糖,也不用红糖,用白砂糖就是。九里香取材于牛脚,因长期与地面接触,质地较硬,最外一层进化成了角质层,不能吃的。去掉角质层,再去掉脚骨,剩下的就是九里香原料——牛脚窝子,牛脚窝子的质地摸起来比其他牛肉硬多了,同样块头的称起来也较牛肉重三分之一左右。牛脚窝子一般先由店主在大锅里里加工成半成品。烧九里香一般是切成块状,约两厘米左右见方,烧九里香与烧其他牛肉菜不同的是需要更多的火功才行,或许因质地更硬的缘故,烧好的九里香,汤汁十分浓,稍凉一会儿,就会成胶状,鱼冻似的,香着呢。

如果再配上红烧牛尾巴,那就更是锦上添花,那才叫真正的全牛席。相比牛几百斤的庞大身躯,牛尾巴确实不值一提。但当一碗香喷喷的牛尾巴端到你面前时,你就再不会看不起牛尾巴了。一根原不起眼的牛尾巴,居然可以烧出这么多来。牛尾巴夏天用来赶蚊蝇,冬天用来挠痒痒,遇到特殊情况,还是一件不错的武器。牛尾巴因其常甩动,肉质较紧,纤维

◆ 崔均鸣

我读中学的时候,家住吉林省东辽县白泉小街。那是一处城乡接合部,小街的西头是繁华的县城,小街的东头则是一个寂寞的山坡。山坡上长满了杂树和野草,其间也有一些地块被开垦出来,种了庄稼。山坡下有一个赵家村,村里住了近五十户的人家。准确地说,我家的房子其实是建在赵家村的地盘上。赵家村几乎每家的院里都有一口压水井,而我家及附近的几户人家则没有。不是不想有,而是因为地势太高,试着打了几次井,都打不出水来。无奈之下,只好到相邻的赵家村的马婶家去挑水吃。

马婶家的井水清澈甘冽,且水源充足,不仅充分满足了自家的需要,还保障了住在半山坡上的黄姓、刘姓、崔姓三家的生活用水。接下来几年,马婶家的小二丫考上了四平师范学校,黄家的小英子考上了吉林警察干部学校、刘家的小吉元去河南上了大学,我则被青岛的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个个吃上了“皇粮”,人人捧上了“铁饭碗”。马婶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她家的井是一口聪明井,这口井的井水每一滴都是聪明水。马婶家的儿子虽然学业平平,成绩一般,高中毕业后娶妻生子,以做豆腐谋生。但是,她的儿子所做的豆腐也是从这口井取水,做出的豆腐取名“聪明豆腐”。同样的斤两,“聪明豆腐”就比其他豆腐卖得贵,且卖得快。马叔叔也用这口井给小院的菜园子浇水,收获

◆ 王 勇

听说过满汉全席,一看名字就气派非凡,南菜北菜各五十四道,扒、炸、炒、熘、烧,流水席津津有味地连吃三天,讲究的最是帝王家的豪奢,直叫人叹为观止——只是听说过,却没吃过,具体的色、香、味、形,只有想象了。

这里我说的是家乡陶庄的全牛席,虽说亦不常见,却是寻常百姓家也能办得起,只须贵客到来而已。全牛席,因其主料均取之于牛而得名。冷盘十道,即牛耳、牛眼、牛鼻、牛心、牛肝、牛血管、牛皮、牛舌、牛腮、穿筋牛肉。捞到这牛皮可让人稀罕了,世上“吹牛皮”的人不少,真正吃过牛皮的人不多呢。全牛席上的牛皮,加工起来却是比较费事的,去毛,刮去黑色表皮,便可见到乳白色的牛皮,入锅,大火煮,文火煨,功到自然成,薄薄的牛皮不到半厘米厚,煨好了,竟然有三公分厚。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鲑鱼,一条鲑鱼干,经过处理后就会变得丰满起来。捞出很好的牛皮,冷却,切成约两毫米厚的薄片,呈半透明状,在灯光的照耀下,十分诱人。

热菜十道,即白烧九里香、烩全家福、熘牛肉圆、椒盐牛尾、白烧板肚、扒牛腩、炒牛

◆ 何效杰

与李清照“对话”

去济南游览,不能不去风景怡人的趵突泉公园,因为那里不仅有号称“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而且静静矗立着令人神往的李清照纪念馆。

春到泉城,垂柳依依,泉水淙淙。纪念堂青瓦起脊,前后丹柱,为正面对称构图,是传统四合院的民居形式,典型的清雅宋代建筑。

整个建筑取其意而不仿其形,悬山抱厦,曲廊凹凸,青瓦起脊,歇山飞檐,花木扶疏,亭榭叠瀑。前院门楼是一座双脊比翼、飞檐圆顶的四柱抱厦。正厅匾额“漱玉堂”为郭沫若所题,门前抱柱上有其题写的对联:“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这是他对李清照身世和作品的高度概括。

李清照在她所处的时代即以文名世,其名声延续至今。在汗牛充栋的诗文典籍里,一直是一个卓异的存在。而把她送入“伟大作家”圣殿的,不过是存世的不到六十阕词、十四五首诗、十篇文章。

同时代的评论家王灼说她“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朱熹也极口称赞: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明代杨慎说其与男性相比也毫不逊色,“宋人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观)、黄九(庭坚)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清代的李调元更是说,“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吴文英)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周邦彦)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郑振铎称她为“千古第一才女”,更是被视作“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

李清照甚至成为太阳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选取世界名人来命名水星的15座环形山,她就是其中之一。仅凭诗词,李清照就可与苏轼、陆游、辛弃疾相媲美,与陶渊明、杜甫、李白、韩愈等各个时代风格的开创者比肩。

世人只看李清照是一代婉约派的杰出代表,吟风弄月,儿女情长。殊不知,她胸中无时不澎湃着一股雄壮之气。“易安偶颦,有丈夫气。”在那个男子主导文坛的时代,她摇曳生姿地走来,辗转漂流于汴京、青州、杭州、越州、金华,带来的是璀璨华章,锦瑟流年。在那个偏安朝廷畏缩不前的年代,她把酒赏花,凛然执笔,将风骨诉诸文字,讽古喻今。

李清照漂泊江南,经历了国破、丧夫、再嫁等一系列人生变故,一生跌宕起伏,情感与生活都经历了大起大落。她就像一株在寒风中开放的梅花,人生际遇的巨大转变,反而激发了她内心深处豪情傲骨。

故国春深,李清照亦怀有一腔浩然正气,挥笔写就铿锵悲壮。她爱花,爱酒,敢饮敢醉,敢爱敢恨,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男儿之豪气。她有过如诗的爱情、赌书泼茶的情趣,也经历了爱人离世、山河破碎、流离失所,发常人悲世之感慨,心怀家国与天下。“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枝女儿花。”这枝花在宋代萌发,绚烂了中国诗词的整个花季。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此时此刻,新月初升,皎洁如银盘。小窗灯阑,夜深静凉,多想翻开一卷《漱玉词》,慢品其间,与这位奇女子秉烛夜谈……